

Sufferings of
Waishengren
under
THE WAR REGIME

外省人
學術研究
出版計畫
叢書

離與苦

戰爭的延續

李廣均——主編

李廣均、吳明季、廖如芬、張素玉、林秋芬、黃克先、楊佳嫻、曾淑惠——著

Sufferings of
Waishengren
under
THE WAR REGIME

離與苦

戰爭的延續



本書感謝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」
與「外省台灣人協會」經費贊助與支持
2010年11月出版

李廣均——主編

李廣均、吳明季、廖如芬、張素玉、林秋芬、黃克先、楊佳嫻、曾淑惠——著

離與苦：戰爭的延續 / 李廣均 主編；李廣均、吳明季、廖如芬、張素玉、林秋芬、黃克先、楊佳嫻、曾淑惠 等著

--1版.--台北市：群學，2010.11

面：公分

ISBN：978-986-6525-36-0（平裝）

1.族群問題 2.台灣

546.5933

99020808

總編輯：劉鈺佑

外省人學術研究出版計畫叢書主編：張茂桂

本書主編：李廣均

作者：李廣均、吳明季、廖如芬、張素玉

林秋芬、黃克先、楊佳嫻、曾淑惠

編輯：蔡依伶、沈志翰

發行人：劉鈺佑

出版者：群學出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7樓712室

電話：(02)23702123

傳真：(02)23702232

Email: socialsp@seed.net.tw

網址：<http://socio.com.tw>

信箱：台北郵政39-1195號信箱

郵政劃撥：19269524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

封面設計：黃暉鵬

E-mail: weipeng.huang@gmail.com

印刷：權森印刷事業社

電話：(02)82281567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本叢書感謝「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會」經費支持

定價320元

2010年11月 一版1印

台灣「外省人」叢書出版總序

張茂桂

台灣「外省人」之多重側寫

你以為懂，但其實也不一定懂得很多「外省人」

晚近充斥台灣的多元文化、族群國族主義論述中，「外省人」三個字（有時有、有時沒有加括弧），經常以一種不確定或有疑問的類屬方式出現。我們應該如何適當地理解「外省人」呢？過去，我們會追問它究竟是不是一個族群？如果不是，那他們有沒有出現類似族群的集體意識？該被稱為異地新生的「新住民」，作為台灣人「四大族群」的組成之一？或者說應該被稱為是無法忘懷大陸的流亡（在台灣）的中國人？而世代差異與通婚，這些人口結構上的因素，又產生了什麼問題？就階層的部分，「外省人」是統治階級？自認為「高級」嗎？是否有很多被遺忘，

屬於底層階級的「外省人」？甚至，我們也可追問「外省人」為何要自稱為「外省人」？難道是自外於台灣？他們「愛不愛台灣」？「真的愛台灣」嗎？

對於上面這一類可能針鋒相對的問題，何謂「外省人」、「外省人心態」、「外省人意識」等，不論是提問的人或回答的人，大概都自認為懂這個問題，能給予明確的答覆，或者有一套自成的歷史觀、價值觀與邏輯，並呈壁壘分明之姿。但果真如此？我們真的熟諳所謂「外省人」的相關問題？

這套叢書，起源於《台灣「外省人」相關學術論文改寫出版計畫》。這是由「外省台灣人協會」主辦、「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會」贊助、「群學出版有限公司」協力規劃，共動員約四十位作者、六位主編及三位編輯，共同協力完成的一套五本書。在編纂這套叢書時，編輯委員會的成員拒絕「一統並解決『外省人』問題」的基本立場。我們不想給個定論，因為「外省人」，或者任何和族群想像有關的其他人群團體，不管是黑人、白人、阿拉伯人、中國人、台灣人、上海人、印度人，我們一旦試圖給個族群或民族的定論，便可能立刻面臨各種反證挑戰，成為被「解構」的對象。但如果說我們全無任何「外省人」的想像，又將如何開始進行這樣的集體書寫計畫呢？

為解決此一問題，透過翻閱眾多的碩博士論文檔案，我們發現在過去二十年，有多達百篇以上的嚴謹的博碩士論文，和廣義的「外省人」研究有關。而這些研究未必都是所謂的族群研究、認同研究，其中有人物的、歷史事件的、居住空間的、文學的……等等，不一而定。

這裡因此有個矛盾。一方面有針對性的、普遍的族群想像問題，往往立場分立，訓話與反訓話不斷；而另一方面，又有很多相關的學術研究知識，似乎和前面這些政治話語不相關。這似乎反映了我們面臨的時代特色：政治正確與敏感性，限制了我們對議題的多元想像。我們該如何拉近這兩者之間的距離？如何讓台灣社會，甚至華人社會，能從更多角度、更多面向來觀看當代所謂「外省人」問題？

基於這兩種不同的考慮，我們預期這五本書的總效應，或者編輯者的共同動機，一方是「建構」的，透過不同的主題意識、不同的文本策略（以及文體），「建構」出有關外省人的多重側影；但同時又是「解構」的，因為我們一旦進入一種可用來建構外省人的代表案例時，便發現原來他們也能如此鮮活，不一定是個典型，也不一定能結合成一個完整又有邏輯的族群圖像，反而讓人更難以定位那個括弧中的「外省人」；本叢書所呈現的「外省人」圖像與呈現的方式，就像「沙拉

盤」一樣，而不是可以拼湊成一片完整的「七巧版」。

文章經過編輯會議選定，為了適合社會大眾閱讀，又要保持學術研究的審慎基礎，我們邀請原作者根據自己的論文研究進行改寫或重寫，希望讓更多的人，不管是否自認為是、或不是「外省人」，或自認為了解、或不了解「外省人」，都有機會和我們一起行動：建構與解構，認識、再認識又重新認識的閱讀過程。

我們用不同的「主題」面向來切入這個看來很熟悉的議題，初始在提供有關外省人的想像，最終則在避免建立一個完整的「外省人的大敘事」的刻板印象。五本書也可各自獨立，依照目前排定的出版順序，各書要旨大約為：一是以「外省人」的「國」為題（張茂桂主編）；「國」，狹義來說是國家認同的問題，這是容易讓人激動的現實政治問題，「國家」既是一組文化表徵，也是獨占武力的制度實體。但廣義來說，我們不是在呈現國家認同，而是在呈現個人與集體（正好用「國家」這個概念範疇來表達）的情感、道德情操、倖存與策略的交織共構。

主題二是談早年來台，第一代「外省人」在台灣流亡，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段生命經歷，特別以「離」與「苦」為題（李廣均主編）。「離」是流亡開始的剝離，發生的時間不只是一九四九年的大遷徙，可能更早，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

年間，應該是關鍵時間，戰爭體制的延續終於使短暫的「離」，轉化為「不能逆轉」的人生。「離」是第一代外省人跨階級的普遍經歷，而「苦」雖然也是因「離」而起的難言之痛，但亦存在有「物質匱乏」與生存困境的底層階級問題。即便是同樣的流亡經驗與鄉愁，在同一個體系下，不同階級卻有完全不同的生存體驗與策略。

主題三是談家園的建立與想像，特別是與「眷村」（但不限於眷村）有關的書寫（張翰壁主編）。「眷村」有多種意義與形象，因觀察者的立場角度而有不同。其中一個少見的角度指出，目前通常被認定為外省人聚落（其實並非如此）的「眷村」，其實是在現代有效率的所謂「組合屋」出現前，國家依賴國內外援助物資，用來安置第一代外省人（為主）的「半永久性的集合住宅」。這個臨時的集合住宅，多半納入國家的管理，逐漸發展出軍公教福利制度的保障，也逐漸發展成有特色的「社區」，也是往後在這出生與成長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的真實「家園」，以及日後的懷舊的對象、堪可歸屬的「故鄉」。

主題四從戰爭、戰爭體制與國家權力，如何深遠影響「外省人」的家庭以及「親密關係」的形成。這種影響，是透過來台後的軍人婚姻制度、市民社會中建構

出的「婚姻市場」（亦即包括階級、族群、文化、語言等影響因素），以及固有文化底層的父權觀所共構。我們從相關論文中發現，國族歷史下的「親密關係」形貌，和「外省人」的族群認同、國家認同的密切關連性。而相關文章呈現戰亂、國家體制、家與親密關係、離散等各式重建及無法重建的記憶與經驗，都是現在討論「外省人」群體自我意識的重要部分。

主題五是有關外省人的職業分布、資源與階層流動，涉及社會公平與分配正義的問題（楊聰榮主編）。一般社會學或族群研究者，很自然地將「外省人」當成一個集體類屬，用來和其他的族群區別，例如與台灣（本省）籍相對應比較。而在相關研究中，往往因外省人教育程度比較高、在台灣的主要中產階級職業（通稱的「公教階級」）中所占比率偏高，而成為一種相對的「優勢族群」，這不但在早期的世代有這種情形，且相關優勢也可以移轉到下一代。本書探究：真的是這樣嗎？有什麼解釋呢？而除了體制「偏袒」所造成的集體差別待遇問題，本書同時也探究不同外省人的次團體或是不同職業群體，例如客家外省人、老榮民、外省公務員、農場工等。

最後，要感謝所有的贊助者、作者、編者、原作者，還有原來單篇論文研究

中，所有涉及的相關人士。希望我們的共同努力，能幫助這個社會的自我了解與持續的自我改造。

二〇一〇年十月 二稿

《離與苦》主編序

沒有人知道龔伯伯去了哪裡？

李廣均

身影

小時候，龔伯伯是家中常客。每到週末假日，龔伯伯總會和幾位爸爸的老鄉一起來家裡吃飯，然後留下來打牌，在香菸和濃茶的陪伴下不知度過多少夜晚。龔伯伯喜歡和小孩子玩，他身軀壯碩像棵大樹，我和弟弟總會調皮地騎在他脖子上，希望他能將我們高高舉起，玩一下開飛機的遊戲，過年時也總能從他手上領到一個大紅包。

上了大學，寒暑假回家也一定會碰上這群「伯伯和爺爺」，但不知從何時開始，有些人不見了。媽媽不經意地說誰死了、誰回大陸去了。「那龔伯伯呢？」我好奇地問。媽媽楞了一下說：「你爸爸打電話找他好久都找不到，老說有人要害

他，也不和大家來往，好像變成神經病了。」我聽完有些難過，雖然後來一直沒機會再看到他，心中卻常想起小時候爬在他身上嘻鬧的畫面。幾年後，媒體曾數次出現獨居榮民死亡多日才被發現的報導，我總是心頭一顫，心想那會是龔伯伯嗎？

「獨居榮民死亡多日」的新聞常以一種怵目驚心又令人不忍的方式報導。鄰居們總在難忍惡臭的情形下發現老人已經死亡多日，抵達現場的警方與記者甚至驚訝地發現，老人飼養的流浪狗已將屍體啃食大半。可是仔細閱讀下來，媒體的相關報導最後只是讓讀者對流浪狗留下「忘恩負義」的印象，對於如何了解獨居榮民、龔伯伯或其他和龔伯伯有同樣人生遭遇者的生命故事，則顯得貧乏又冷漠。

我常想，獨居老人和流浪狗其實有某種相似的遭遇和位置，都是被社會遺忘或遺棄的一群，彼此常以一種靜默卻溫暖的方式，將這個社會無法提供的照顧和陪伴提供給對方，包括最後的屍身。老人如果地下有知，會用「忘恩負義」的字眼來責備小狗？還是會同意讓小狗啃食他的殘軀，作為感激狗兒陪伴老人度過無依晚年的回報呢？

龔伯伯怎麼會變成神經病？是怎樣的歷史巨變和人生際遇讓他從人群中消失？老人為何獨居，又是什麼樣的政令限制和社會現實讓老人「選擇」與流浪狗為伴？

他們如何「自謀生活」？如何在沒有支領退休金（只有三個月薪俸）、沒有輔導安置下，走入一個語言不通、人生地不熟的台灣社會？其中有個叫李師科的人，一九五九年因病申請退役，二十三年後的四月十四日犯下台灣第一起蒙面持槍銀行搶案，二十三天後被捕，十九天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、槍決身亡。

他們大多無法理解，當以為戰爭結束而選擇離開軍隊，另一場更為艱困的人生戰役才正要開始。令人感嘆的是，他們沒有足夠的語言能力訴說自己的人生經驗，也不見得能理解為何自己會有這樣的離苦遭遇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，他們多數必須獨自承擔戰亂年代中人群流散的「離與苦」。本書選錄七篇文章，每位作者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回答上述這些問題，幫助我們以一個進出歷史、超越政治的觀點來了解「外省人」的流亡經驗。

失落的話語

吳明季剛進入田野時，每天面對的是一群死氣沉沉的老伯伯。他們對許多事情都不感興趣，話不多、表達能力也不好，很難清楚完整地表達自身感受，訪談回答

時總是伴隨大量的沉默。年輕的吳明季對榮民伯伯打發時間的生活方式覺得難以忍受，直覺是種幾近死亡的沉悶，但沉默和流亡有何關連？「死寂」又如何展現控訴的力量？

吳明季發現，有些單身榮民在家中客廳掛著自己的遺照，每天和遺照生活在一起，而她就坐在客廳對著遺照與本人一起聊天；也有些榮民伯伯在生前就將自己的墳墓造好，她就看過這樣的墓碑「○○省○○縣○○榮民之墓，民國○年○月○日生，民國○年○月自己建」。如果遺照和墳墓象徵死亡，那每天面對自己的遺照與搭建自己的墓碑又意味著什麼？表達能力原本就不好的榮民伯伯對此無話可說。因此，吳明季試圖從「流亡」來理解老兵的沉默。

流亡是什麼？榮民伯伯又因流亡又失落了什麼？我們對此不甚了解，尤其國內對於流亡的研究相對有限，以至於能述說流亡情境的話語並不多，即便是流亡者本身（如老兵），也缺乏適當用語來表述心情與處境。此外，在受到各種相關論述（如忠黨愛國）的影響下，榮民伯伯常將許多不同層次的事混為一談，更加無法適切表達他們的真實感受。但是沉默不能隱瞞失落的處境，反而逕自化成田野中榮民伯伯們那種幾近死亡的沉悶。

吳明季認為，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對於老兵賦予太多報效黨國的道德意義，幾乎所有討論都必須依附在「忠黨愛國」的論述之下，老兵自身的流亡處境反而晦暗不明。當整個社會對老兵的認識都已淪為某種既定論述，連老兵也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的處境與感受時，除了沉默又能如何？作者形容，她在田野中接觸到的沉默和死寂就像巨大的黑洞，在此情形下，任何言說都變得毫無可能，我們既無從認識榮民伯伯的流亡經驗，外省人的失落處境也無法被了解。

此外，吳明季更進一步指出老兵失落話語的三重處境：第一重失落話語是老兵處在「與瘋子、白痴、腐敗垃圾為伍」的象徵性位置；第二重失落話語是老兵所遭遇的流亡經歷；第三重失落話語則是位居台灣社會偏遠鄉下的老人處境。這些失落話語又同時顯示兩層意義，第一層顯示出這些失落處境的本身，第二層則是我們的社會無從認識這些失落，而整個社會也沒有成熟進步的話語論述來再現老兵，因此讓其他論述話語（如功在黨國）充斥並掩飾了老兵的失落處境。

吳明季長期在田野中感受死寂與沉默、語言與現實、現實與記憶之間的繁複關係，並嘗試在諸般繁複交錯中，捕捉一則又一則的創傷故事。她的田野研究讓我們得以明白，原來「沉默和死寂」也有訴說故事的力量，作者是在田野工作進行一年

後的某天下午頓悟，在流淚痛哭中體會「最重要的是它沒說的部分」。

流離與回「家」

不管是否曾經返鄉探親，許多榮民伯伯都必須面對人事已非的改變，也必須接受身邊沒有親人陪伴的事實。在如此時空與心境下，許多榮民伯伯選擇搬入榮民之家就養，這似乎是個合理的選擇，或也足以彰顯政府照顧榮民的德政，然而廖如芬則根據她的觀察對此提出不同意見。

廖如芬第一次進入榮民之家，看見許多榮民或坐在一旁發呆不語，或是一個人靜靜聽著收音機打發時間，此番景象和她原先的想像落差很大。尚未進入榮家前，廖如芬以為軍中同袍的患難情誼，必定能在他們之間建立深厚情感基礎，可是此預設在她踏入榮家大門後徹底崩解。榮家內的每位榮民伯伯彷彿一座座孤立的星球，在各自的軌道上轉動，彼此幾乎沒什麼交集，她對這種景況驚詫不已，進而企圖探問這種人際疏離產生的原因。究竟是榮民伯伯生性古怪、不好相處？還是和榮家內部的生活型態、管理方式有關？

廖如芬質疑，「不好相處」的說法只會讓我們忽略「榮民之家」本身的制度設計與管理問題。她進一步指出，榮民之家在空間安排與行政管理上的諸多作法，不僅帶給榮民心理戒備與不安全感，甚至還引發許多榮民伯伯之間的猜忌、紛爭乃至流血衝突。例如，一般安養堂的床位設計是一間間彼此相隔卻沒有房門。這種空間安排缺乏私人隱密性，也沒有隔音設備，因此帶來人際之間的疏離與猜忌。

到底什麼是「家」？大家或許都同意，產生「家」的一個必要條件，就是私人生活領域的形成，也就是一個可以與外界區隔的私密空間。可是榮民之家的空間設計沒有考慮居民之間的安全距離與隱密性，因而產生許多人際互動上的緊張與摩擦。榮民之家這種缺乏私人隱密性的空間安排，讓「家」的味道蕩然無存，也讓榮民之「家」產生不少反諷意味。

榮民伯伯們或因為單身來台沒有親人，或因為擔心生病無人照料，只好選擇住進榮民之家。原本寄望搬進能找到一絲「家」的感覺，無奈卻連「家」的形式與感受都不能體會。一位住進榮家不久的台籍榮民就說：「這邊的榮民都是這麼想的，他們說我們在這裡並不是都很光榮！我們在這邊就是吃飯、拉屎、睡覺，最後沒辦法吃的時候，就是耗著。這邊是待命，他講的待命要死掉的！」